

故乡吟

诗歌港

沁水公园晨曦

孙盛凇

沁水公园位于牟平城东沁水河畔，秋日里这里景色怡人。一日，我起了个大早，五点多钟就走出家门，奔向沁水公园。晨曦中的天空飘着些许白云，东方微微露出鱼肚白，阵阵秋风让人感到颇有些凉意。大街上已有不少早起的人，为了生计奔波的人行色匆匆，晨练的人或走或跑，出来买早点的人拎着各色食品，悠然自得。

穿过了振兴街、正阳路、北关大街、昆崙山路，沁水公园就在眼前。进入沁水公园，四颗颜色各异的硕大圆球映入眼帘。圆球自南向北依次为粉、绿、黄、白色，寓意春夏秋冬四季交替轮换。与热热闹闹的夜晚相比，晨曦中的沁水公园清净了许多。车少，人也不多。圆球下的广场上，几帮舞剑、打太极拳的老头老太太们，在各自带队老师的引领下缓缓起舞，依稀能认出“金鸡独立”“白鹤亮翅”等招式，虽然不是那么专业，但也是中规中矩。尤其是听到北边白球下练太极剑的配乐竟然是《一剪梅》时，不禁肃然起敬。是啊，冬天、梅花、长剑……此情此景，岂不暗合“仗剑踏雪行，梅香苦寒来”之意吗？

再往里走，除了团队舞者，还有“单打独斗”的，他们或在花坛边，或在林树下，对周边的一切熟视无睹，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张弛有度、吐纳自如。

公园里的舞者多是老年人，中青年人寥若晨星。“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可能与性格有关，我还是钟情太极拳。在一般人看来，太极拳不外乎是动静开合而已，但一切要在稳静的基础上展开，不可有慌张冒失的现象。它看似静，但静中藏动机，它虽然动，但动中存静意。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此为太极拳之道理。一招一式间，无不显示着博大精深的东方智慧：刚柔相济、虚怀若谷，大道至简、天人合一。

河边岸柳成行。仿佛迎合着众多的舞者，秋风中的丝丝垂柳，像小姑娘披散的长发在优雅地摇摆欢舞，因为枝条太低，都扫到行人的脸上了。“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其实，垂柳又何尝知道路人的心事呢？

环顾四周，沁水公园里大多数还是如我一样的行者。在我看来，散步或许是最好的锻炼方式了，尽管自己并不谙此道。时下，季节已是深秋。时光的染色师正在将树叶慢慢地由绿染红、染黄，而高大的白杨树的落叶已随处可见。空气中散发着深秋特有的湿凉之意，偶尔的几声鸟鸣，更增加了甬路的寂静。一路走来，大可从容不迫、气定神闲。

在河堤上走了不一会儿，就看见一位身着运动装的中年妇女健步走来。远远地感觉有些面熟，好像是邻居大姐。等走近一看，果然是她！

沁水公园广场段的河道上，有一座人行桥，桥下原有一座自动翻转拦蓄闸，由此形成了一个储量可观的大水库。每年雨季，开闸泄洪的场景恰似龙池飞瀑，蔚为壮观。大约是前年冬天，在对人行桥大修的过程中，闸门被拆除，导致原先波光粼粼、上下天光的库区景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河道里芦苇丛生，成了各种水鸟繁衍生息的乐园。此时东方欲晓，早起的一些水鸭在水面觅食。几只白鹭安然直立水中，恰似一座座雕像，民间对其“穷等”的雅号果然不虚。秋风吹来，芦花起舞，水纹波动。

在公园北面人行桥附近，伫立着一块大石碑，上面镌刻着“廉政文化主题公园”几个遒劲大字，在曙光照耀下熠熠生辉。园内的各类石碑、雕刻、塑像的设计极具匠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形态各异的10座清官塑像。

10人中，有的是任职宁海古州的行政长官，有的是牟平人在外地任职的清官，其中有刚直不阿“黑老包”的明代监察御史俞价、有清廉家风惠子孙的宋代颍川长史于琛、有为官牟平留懿德的清代宁海知州胡道垠，当然最著名的还是“一钱太守”刘宠。

史载，刘宠，东汉牟平人，齐惠王刘肥的后代。其任会稽太守时升职入京，当地五六位皓首老翁各带百文钱赠送。刘宠推辞不成，仅“选一文钱受之”，后人则以“一钱太守”赞其清廉。……

不觉间，太阳已升到一竿子高了。此刻，整个沁水公园都沐浴在灿烂的秋阳下。种类繁多的茂密林木红、黄、绿相间，秋意盎然。天高云淡，北雁南飞，万类霜天竞自由，一切都显示出季节的流转，就像那淙淙流淌的沁水河之水，日夜不停。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沁水公园如一片绿荫，与喧嚣保持着温柔的距离，又如一片难得的诗意风光，为人们带来四季的光影流动、五彩斑斓。

故乡蜂事

林红宾

前些日子，我回故乡探望，在村外见到一窝蜂子，触景生情，写下了这篇《故乡蜂事》，与读者分享那份难得的山野情趣。

少年时代，故乡的生态环境特别好，山野里有许多野蜂，我和伙伴们时常与之周旋，寻求刺激和快活。

蜜蜂是蜂子家族中最温顺、最勤劳的一种，凡是花儿盛开的地方，必能见到其身影。尤其阳春三月杏花初绽时，花儿红中泛白，密密匝匝，无数蜜蜂便闻讯赶来。它们一边热情赞美明媚的春天，一边忙碌着采集花粉，愉悦的歌声不绝于耳。蜜蜂酿蜜需要好多材料，有时还采集人们身上的汗水，因为汗水中含有微量食盐，这会弄得你怪痒痒的。尽管如此，你也不必驱赶它，蜜蜂轻易不蜇人，除非迫不得已进行自卫，因为蜇人时毒针会挣脱身体，蜜蜂的生命也就结束了。有一次，不知从何处飞来一群蜜蜂，落在村前一棵柳树上，箍在一起像个葫芦。南街二妈有经验，将红糖抹在箢篱上，踏着梯子，将蜂王弄进箢篱。蜜蜂们见到蜂王移驾，便纷纷跟随。就这样，二妈将这窝蜜蜂收回家养着。

有一种野蜂，体型比蜜蜂大得多，通体呈金黄色，毛茸茸的，只是尾部黑黢黢的，乡亲们管它叫黑屁股蜂。它性情憨厚，从不惹是生非。它嫌山中太寂寞，见你上山捡蘑菇，便一路跟踪，像一块金黄色的琥珀悬在你面前，一边大声嗡嗡叫着，一边翩翩起舞。你若捡块石头朝远处掷去，它便紧追过去，发现上当，旋即回来依旧缠着你，见你光顾劳作不搭理它，才知趣地飞走。黑屁股蜂总是独往独来，从不拉帮结派，你不犯它，它绝不犯你。我们从未发现它的窝，估计是住在树洞或者墙窟窿里。

草蜂与蜜蜂、黑屁股蜂迥然不同，它身体瘦小，腰肢很细，肤色褐黑相间，大多在棘子上做窝，凭借锐利的棘针作掩护。它的窝像个莲蓬，大约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蜂房。我们上山薅山胡椒、打山枣时，时常会惊动它们，自然要挨蜇的，所幸它们个头小，毒性不大，将伤口里的毒液挤出来也就不疼了。

土蜂的模样跟草蜂大致相同，但要比草蜂大一些，因它打洞穴居住，故而得名。土蜂飞行时屁股勾着，后腿下垂，像个鬼怪式战斗机，因此人们又称之为拉耷腿蜂。土蜂脾气暴躁，好斗且狠，尤其爱聚众闹事，可谓十足的“滚刀肉”，人们往往惹不起它。它的毒性较大，往往会把人们蜇得鼻青脸肿。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窝土蜂，便掷石头打，这下惹恼了它们，朝我们疾扑而来，我们急忙藏进一丛灌木里，才侥幸躲过。据说土蜂被激怒了会撵人的，你即便跳进池塘里，它们也会在水面上盘旋，瞅着你露出水面就蜇你，不肯罢休。鉴于这个缘故，我们对土蜂只好敬而远之，以图相安无事。

野蜂中最厉害的当属虎头蜂。虎头蜂的脑袋和身上的花纹有点像老虎，故而得名。它有拇指大，身上金灿灿的，腰细膀粗，腹部有黄黑相间的圈儿，两眼圆睁，触角直竖，面目狰狞，如同戏曲中的花脸。虎头蜂嗜好在柞树上打洞居住，故乡北面的山上有几棵老柞树，其中一棵的树洞里住着虎头蜂，洞外常有两名“卫兵”把守。有时洞中的虎头蜂出来晒太阳，好家伙，树杈间黄彤彤的一大片，怪吓人的。据说虎头蜂的毒性特大，一只虎头蜂能蜇死一个小孩，三只虎头蜂能蜇死一头牛犊。有位村民曾被虎头蜂蜇过，当时毒性攻心，痛不欲生。照此推断，此言不虚。虎头蜂如此厉害，我们只好望而却步。有一次，我和伙伴们发现几只虎头蜂住在村边一处破房子的墙窟窿里，为了不让它们打扰乡亲们，我们在漆黑的夜晚，如履薄冰般摸上去，用泥巴将墙窟窿封住。虎头蜂深知乡亲们厌恶它，也就知趣地迁走了。

写罢稿子，一颗心仍然沉浸在那些野趣之中，恍若又回到了少年时代……

西风来了

邓兆文

西风来了，还有什么
不能释怀的呢
落叶已找到自己的位置
粮食已经归仓
麻雀也穿上了棉衣
大地敞开胸怀，准备
迎接空旷和比空旷
更骨感的冬天
霜降，只是它给我们
发来的第一封邮件
接下来是小雪、大雪
当我们签收之后
才发现
原来，西风是替我们来
人间除旧布新的
所谓的悲秋只是我们的
一厢情愿罢了
而我们，至今仍欠它
一个道歉

梧桐

张国龙

老屋后有一棵梧桐
这棵树像韭菜一样神奇
曾祖父收割过
给祖父做了衣柜
祖父收割过
给父亲做了柜子

我小的时候
父亲说，他也会收割
用它给我做家具
老梧桐板轻巧、纹细、隔潮
是上等材料

可惜，父亲收割后
没能给我做成家具
现在的木匠
不再用原生木材
他们喜欢用胶合板材

老树根又发芽了
我想对儿子说
未来，我会为你收割
但想了想，终于没说

石榴红了

林启东

石榴红了
掰开它
一排排水晶年华
被篝火点亮
我生在这里 长在这里
这是唯一属于我的地方

我的周围是山谷和飞鸟
点燃我的是阳光
湮没我的是黑夜
站在不远的山脊上
脸上挂满了渴望
有等待远行的船
在山谷的河里启航

暮鼓过后
灵魂在黑暗中热舞
迷失的眼睛化作星星
你是月亮
照亮了
远方